



2022 年 6 月 23 日

宏观专题

证券分析师

芦哲

资格编号: S0120521070001

邮箱: luzhe@tebon.com.cn

研究助理

相关研究

- 1.《下半年出口怎么看?》，2022.6.2
- 2.《怎么看本轮供应链冲击下的出口转移?》，2022.4.27

国际分工、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产业转移

投资要点:

- **核心观点:** 全球价值链重构有本土化、区域化、多元化三种形式。不同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不同,所对应的重构形式不同。不同国家的价值链重构也体现为不同形式,对美国而言,表现为政策驱动式的向内收缩的本土化,北美区域经济联系在减弱;对中国而言,则表现为向东南亚地区的“溢出”式产业转移,亚太区域价值链联系在加强。向东南亚的产业转移不会压制中国出口,中国作为亚洲区域价值链中心国,与东南亚的经济联系还将进一步提高。
- **全球价值链的发展:** (1) 第二次国际大分工后,生产内部环节出现分离,产生了全球价值链生产和贸易活动。全球价值链贸易从 1980 年代到 2008 年快速发展,金融危机后开始陷入停滞。
- (2) 根据生产、消费的分离情况,生产活动可分为三种类型。一是国内价值链生产活动,生产和消费都在境内。二是传统贸易价值链生产活动,全部生产链条都在境内,但最终消费在境外。三是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,生产链条跨越国境。
- **以中越为例看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:** (1) 中国出口增加值仅约 12%来自其他国家,越南出口增加值中约 40%属于其他国家。
- (2) 中国已成为全球价值链活动的三大中心之一,在亚太地区的价值链影响力超过美国。但我国出口仍是“量重于质”,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国内增加值含量普遍高于技术密集型行业,出口的生产要素仍然是以劳动、土地为主,技术等要素仍相对落后。
- (3) 越南是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组装加工者的角色,对上中游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高于其他国家。
- **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产业转移:** (1) 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表现为三种形式,一是本土化,部分延申在外的价值链环节回流国内;二是区域化,区域价值链联系加强;三是多元化,广泛布局可替代的价值链。
- (2) 不同类型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对应不同的形式。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重构将以本土化和多元化为主,而原本区域分散的产业将进一步区域化。

- (3) 不同国家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也有不同选择。对中国而言，向外的区域化在增强，表现为向东南亚地区的“溢出”式产业转移；对美国而言，则表现为政策驱动式的向内收缩的本土化。
- (4) 2000-2020 年，中国低技术产品对越南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基本稳定在 80% 左右，但越南从中国进口的用于生产加工再出口的中间品比例上升了 37.5 个点，意味着低技术产业的部分中下游环节转移到越南。
- (5) 过去二十年中国向越南的低技术产业转移可分为两阶段，第一阶段是金融危机之前的 2000-2008 年，第二阶段是金融危机之后的 2008-2020 年，两阶段的主导产业不同，纺织业、食品饮料、皮革鞋类这三个行业分别成为不同时期产业转移的“领头羊”。
- (6) 随着中国向越南的“溢出”式产业转移日益增长，越南出口增加值里来自中国的比例也在提高，2018 年仅略低于美欧日韩的总和。
- (7) 向东南亚产业转移不会压制中国出口，一是东南亚出口规模小，承接产业转移和出口订单都有明显上限；二是中国向东南亚转移的产业仍依赖于中国国内产业链，意味着东南亚出口的发展会增加对中国产品的需求；三是从出口商品替代性来看，中国出口商品复杂度大于东南亚，中国能替代东南亚，但东南亚不能完全替代中国；四是从历史来看，在我国生产停滞时，东南亚份额会短暂冲高，但随着我国生产恢复，出口份额仍会回流。
- **风险提示：**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超预期；全球疫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；全球发生较大范围贸易摩擦。

内容目录

1. 两次国际大分工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	4
2. 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：以中越为例	5
3.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产业转移	8
3.1. 全球价值链重构：美国向内，中国向外	8
3.2. 从中国到越南：“溢出”式的产业转移	11
4. 风险提示	16

图表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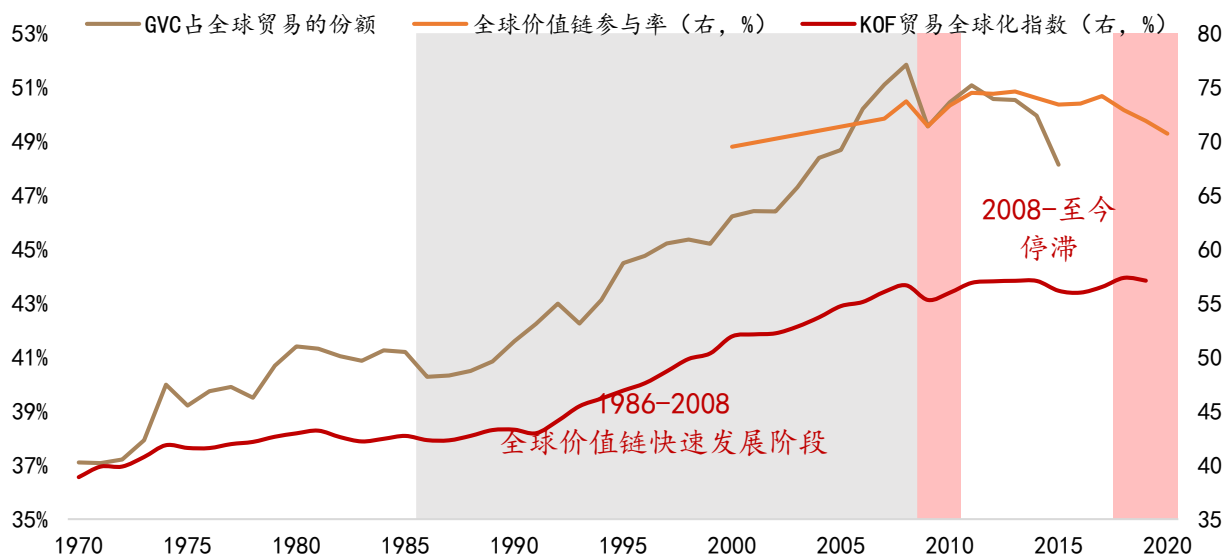
图 1: 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发展历程	4
图 2: 美国三类价值链生产活动的增速	5
图 3: 按增加值拆解总出口	6
图 4: 中国和越南总出口及增速	6
图 5: 中国和越南总出口的拆解	6
图 6: 2000 年全球贸易以美日德为三大中心	7
图 7: 2019 年全球贸易三大中心为中美德	7
图 8: 中美在亚太 18 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影响力变化	7
图 9: 低技术和中高技术出口产品的国内/国外增加值	7
图 10: 2020 年各国的后向参与指数	8
图 11: 产业层面的价值链重构选择	9
图 12: 亚太和北美区域价值链活动的变化	10
图 13: 中美在东盟/北美（加拿大+墨西哥）出口中的增加值占比	10
图 14: 中国低技术产品对越出口的 DVA 结构变化	11
图 15: 中国中高技术产品对越出口的 DVA 结构变化	11
图 16: 中国低技术产品对越出口的增加值来源变化	12
图 17: 中国中高技术产品对越出口的增加值来源变化	12
图 18: 通过对越出口 6 个低技术行业的 DVA_INTREX 占比变化可识别产业转移趋势	12
图 19: 越南总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来源占比	13
图 20: 分行业看，越南总出口里的中国增加值比例	14
图 21: 越南出口增长会带动自华进口中间品增长	14
图 22: 2021 年我国与东盟各国出口总额	16
图 23: 越南进口中间品情况（亿美元）	16
图 24: 2019 年各国经济复杂度排名	16
图 25: 各国占全球出口比例	16

1. 两次国际大分工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

全球化经历了两次国际分工¹，第一次是生产与消费的分离，一些国家生产，另一些国家消费，消费者不必再依赖于国内供应链，生产者也不只面向国内市场。第二次是生产内部的分离，同一件商品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，根据更精确的比较优势，在全球各地划分分工。第二次国际分工后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贸易，全球贸易模式从货物贸易向任务贸易转变。

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发展与全球化的发展息息相关。1980 年代以来，全球价值链贸易经过了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从 1980 年代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夕，全球价值链贸易快速发展，占国际贸易的比例超过一半，达到 51.8%。第二阶段是 2008 年至今，全球价值链贸易基本陷入停滞，与之对应的是贸易全球化指数在金融危机之后也没有增长。逆全球化抬头，全球价值链首当其冲。

图 1：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发展历程



资料来源：世界银行，ADB，德邦研究所

尽管当前各国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，但贸易统计方式仍然是服务于传统贸易模式，即以国家为地域、以最终产品出口为统计对象。这种贸易统计方式无法适应价值链贸易的发展，会造成出口的重复统计，夸大价值链下游组装国家的出口贸易额。最著名的是 iPhone 的例子，2016 年 iPhone 7 生产成本约 237.45 美元，中国仅在电池和组装环节占据 8.46 美元，占比 3.6%²。但当 iPhone 在中国完成组装，出口到其他国家，整台手机的价值都会计入中国出口。因此，需要从生产环节分离的角度来考察贸易统计。

全球价值链分工之下，根据生产、消费的分离情况，生产活动可分为三种类型。一是国内价值链生产活动，生产和消费都在境内。二是传统贸易价值链生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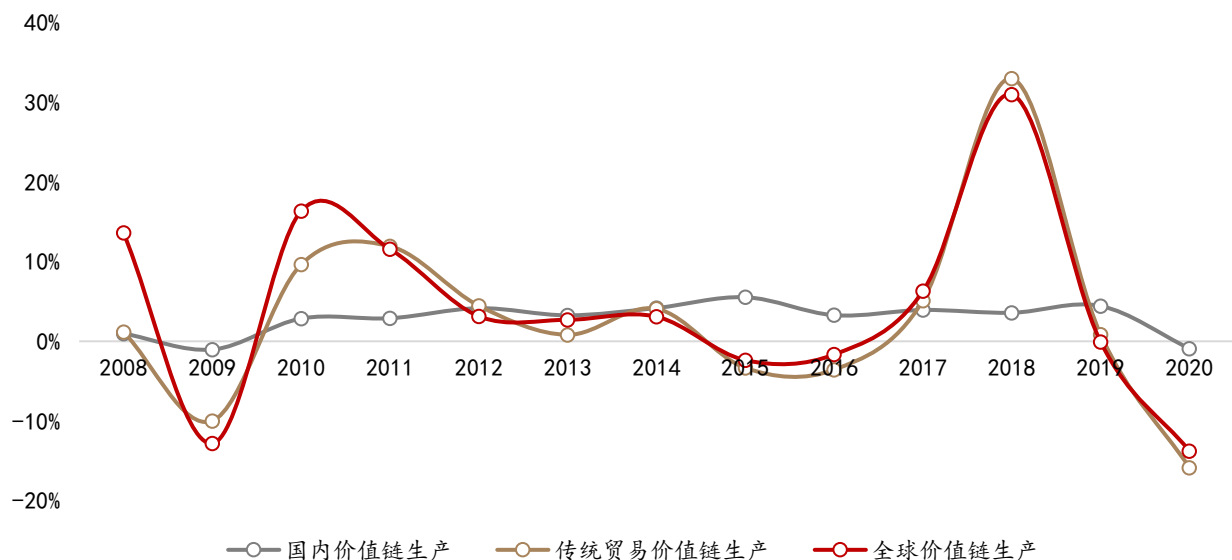
¹ Baldwin R E. Global supply chains: why they emerged, why they matter, and where they are going[J]. 2012.

² <https://theconversation.com/we-estimate-china-only-makes-8-46-from-an-iphone-and-thats-why-trumps-trade-war-is-futile-99258>

活动，全部生产链条都在境内，但最终消费在境外。三是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，生产链条跨越国境，最终消费在境内境外都可。以美国为例，2020年美国国内价值链生产活动占比90.9%，传统贸易价值链生产占3.1%，全球价值链生产占6.0%；疫情冲击下，美国的传统贸易价值链生产活动受冲击最大，增速下降15.9%；全球价值链次之，下降13.8%；国内价值链受冲击最小，仅下降0.9%。

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，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成为各国政策目标，美日等国扶持产业链回归本土。在此背景下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能为产业转移和回流提供更好的研究视角。

图2：美国三类价值链生产活动的增速



资料来源：ADB，德邦研究所

2. 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：以中越为例

基于最终产品的传统贸易统计方式，更多是贸易强度的统计，无法反映国际分工特点。全球价值链视角下，基于出口增加值的贸易统计方式，能够更清楚表明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。

根据增加值来自何方，可以将总出口拆解为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两部分。按照王直等的研究（2015）³，根据出口增加值来自何处、被谁吸收，一国的总出口可分解为四个部分（如图3），一是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（DVA），二是返回并被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（RDV），三是国外增加值（FVA），四是重复计算部分（PDC）。即去掉重复计算部分后，总出口包括国内增加值（DVA+RDV）和国外增加值（FVA）两部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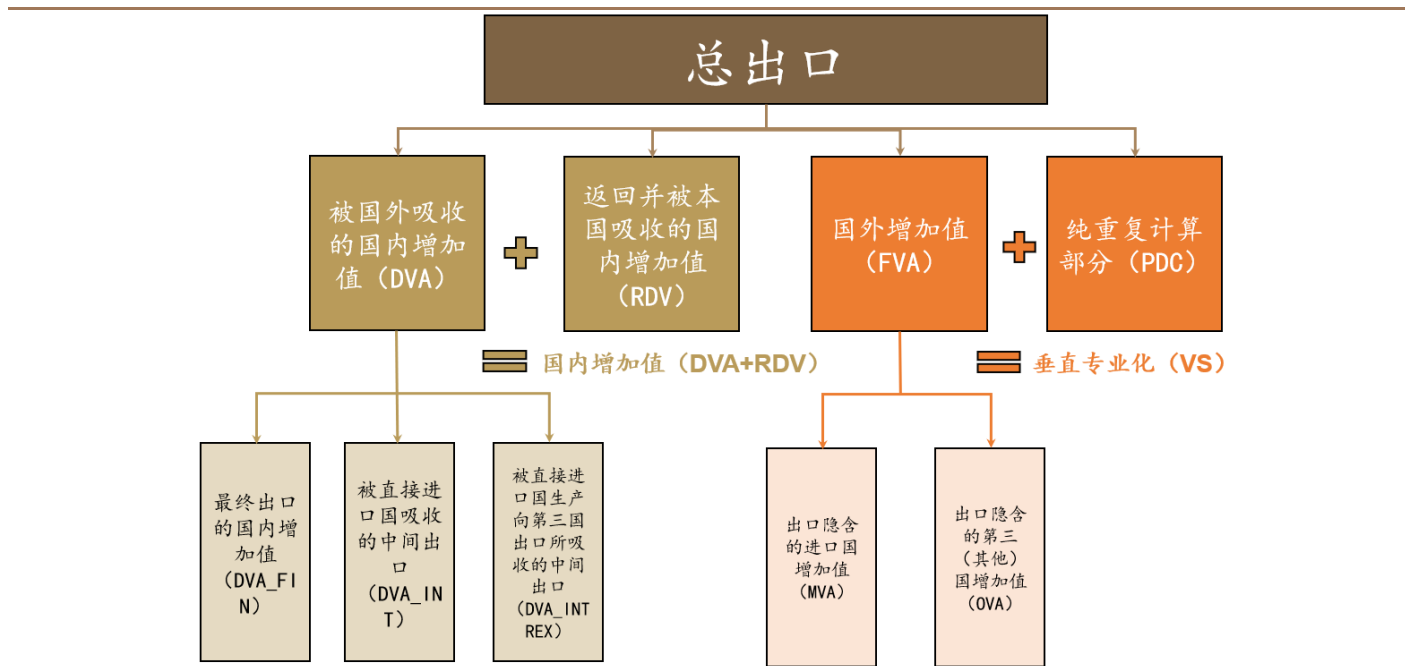
以中国和越南为例，中国出口增加值仅约12%来自其他国家，越南出口增加值中约40%属于其他国家。2021年，中国出口为3.36万亿美元，越南为3362亿美元，分别是2001年的12.6倍、22.4倍。尽管越南出口增速快于中国，但其出口里，国内增加值的比例却日益减少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（ADB）的数据，我们

³ 王直，魏尚进，祝坤福。总贸易核算法：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[J]. 中国社会科学, 2015(9):20.

计算了中国和越南总出口的拆解。从增加值的来源看，2000-2020 年越南出口里国内增加值占比从 75.3% 下降至 49.9%，不足一半；而中国则经历了先降后升的“U 型”发展，虽在 2007-2008 年前后降至 76.9% 的低点，但 2020 年已经回升至 83.7%，与 2000 年大致相当（图 5）。从国外增加值比例来看，2020 年，中国仅为 12.1%，而越南为 40.3%，仅比其国内增加值低 9.6 个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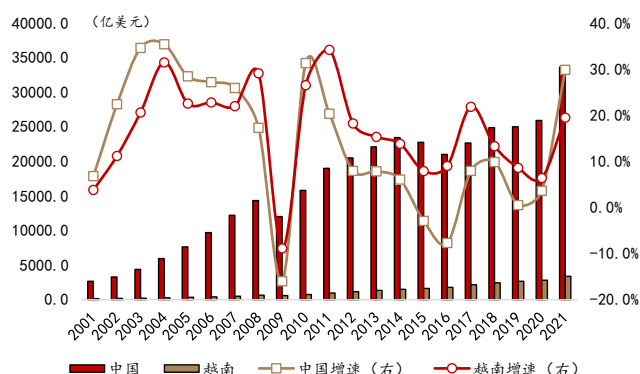
出口增加值结构的巨大差异，意味着越南出口总值增速虽快，本国增加值却没有多少。这也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新兴市场国家的普遍症结。产业内分工之下，整条价值链的一部分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，甚至只有终端加工组装环节实现转移，而上中游仍然依赖于其他国家。承接转移国只能赚取价值链终端加工组装部分的增加值，并且承接转移国的出口增速越快，带动产业上中游国家的出口增长越多。

图 3：按增加值拆解总出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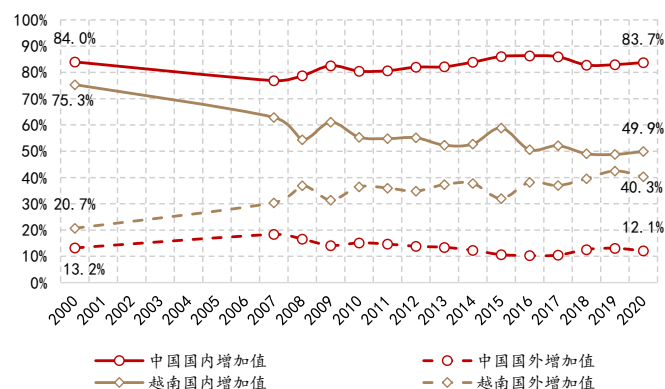
资料来源：王直，魏尚进，祝坤福。总贸易核算法：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[J]。中国社会科学，2015(9):20.，德邦研究所

图 4：中国和越南总出口及增速



资料来源：Wind，德邦研究所

图 5：中国和越南总出口的拆解



资料来源：ADB，德邦研究所

全球价值链下，中国和越南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有何不同？

中国已成为全球价值链活动的三大中心之一。ADB 根据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增加值流动，分别刻画了 2000 和 2019 年全球贸易的网络图（图 6、图 7）。从 2000 到 2019 年，中国逐渐取代日本在亚洲的区域贸易中心地位，从而分别在北美、欧洲、亚洲形成了全球贸易网络中新的三大中心“美国-德国-中国”。美国和德国以上游的高科技产业和创新为增加值来源，中国以上中游制造业为增加值来源，且不断向价值链上游爬升。

中国对亚太地区贸易的影响力已经逐渐超过美国。我们参考张森和杨瑞⁴（2022）的研究，构建增加值输出指数来考察中国和美国对亚太地区贸易的影响变化。选择东盟 10 国、中、美、日、韩、澳、印、中国台湾与中国香港地区，共 18 个国家和地区。增加值输出指数为各国在亚太 18 国（地区）总出口中所占据的增加值比重，表示亚太地区对该国增加值的依赖程度。如图 8，亚太 18 国（地区）出口中隐含的中国增加值从 2010 年开始超过美国，到 2018 年时，已经达到 3.9%，比美国高出 1 个点。增加值输出指数的变化，表明了中美对亚太地区贸易影响力的此消彼长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中国逐渐确认了亚洲区域贸易中心地位。

尽管在亚太地区出口增加值中的占比已经超过美国，但我国出口仍是“量重于质”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国内增加值含量普遍高于技术密集型行业。2020 年，纺织服装等低技术行业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为 89.6%，比中高技术行业（79.9%）要高 10 个百分点左右。在低技术行业中，国内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参与较多，如劳动、土地等，在出口中有较高的国内增加值。相比之下，高技术行业中，进口的投入生产加工的中间品占比更大，国内技术等要素参与较少，形成的国内增加值更低。这说明我国出口的生产要素仍然是以劳动、土地为主，技术等要素仍相对落后。

图 6：2000 年全球贸易以美日德为三大中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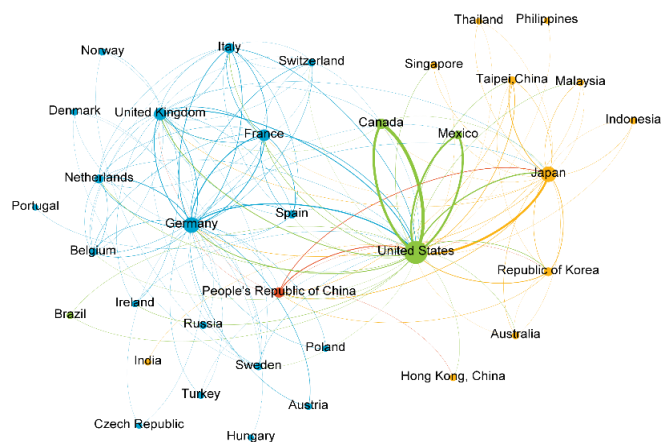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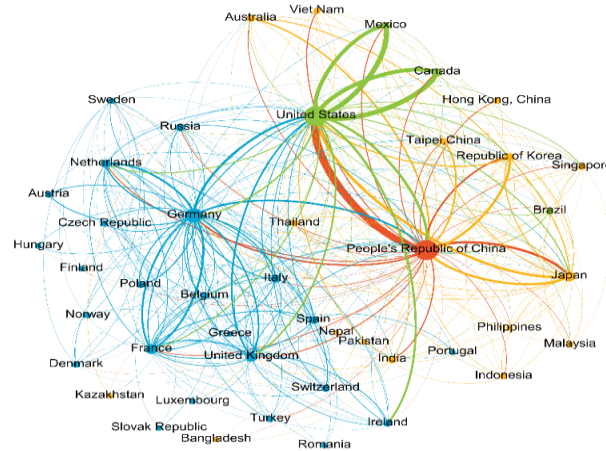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7：2019 年全球贸易三大中心为中美德



资料来源：ADB，德邦研究所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43220

